

壹、前言

英國學者P. Willis於1977年¹所出版的*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以下簡稱*Learning to Labour*），距今已40載，儘管他並不立基於單一學門，而是秉持多重學門或後學門（multi- or postdisciplinarity）的精神所撰寫（Willis, 2004），但對教育領域影響深遠，最主要的貢獻在於促使後來的研究者將學校視為一個政治、社會、文化鬥爭的場域，以及了解青少年的身分認同如何在學校中形構而成；儘管該書是聚焦於英國一所高中一群勞工階級白人男孩所做的民族誌研究，但後續出版跨越英國的疆界，除1981年在美國出版之外，也被譯成多國語言，包括德文、瑞典文、芬蘭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韓文（Dolby & Dimitriadis, 2004）。²

除了跨學門、跨國界的影響與譯介，該書也引發諸多評論並帶動後續研究的發展，其經典地位應無庸置疑。本文透過「四位一體」（謝國雄，2007）的評析，以期對該書的主要發現與論證形成更為全面的理解，聚焦於教育領域，亦即反學校文化中階級與性別如何交織共構而成勞工子弟的身分認同，據以探究批判民族誌的貢獻及侷限，討論該經典著作對教育研究與實務之啟示，最後提出反思。

貳、四位一體進行評析

Willis採行民族誌的研究取徑，國內社會學學者謝國雄（2007）稱為「四位一體」，「四位」包括基本議題、技法、認識論、存在論，「一體」則指四者緊密連結成為一個整體，他進一步解釋道：

¹ 本文所根據的是1997年版本（Willis, 1997）。

² 簡體中文版由大陸譯林出版社於2013年發行，譯者是秘舒與凌旻華，書名譯為《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

田野工作不僅僅蒐集與創造資料，同時也切磋與創新理論、反省社會學知識的認識論以及呈現各種生命情調相互激盪的存在論。（謝國雄，2007，頁4）

雖然*Learning to Labour*一書耳熟能詳，但國內既有的教育文獻似乎仍較欠缺對全書的完整評述，而且相較於其他取徑，教育民族誌為數有限，Willis（2000, 2004）晚近則仍倡議該研究取徑之重要，筆者認為「四位一體」的架構有助於對該書形成更為整全的理解，進而可望從中獲得豐富啟發並加以反思，因此嘗試據以進行評析，希望能兼顧廣度與深度，並作為後文探討對教育研究與實務有何啟示之依據。

一、基本議題

基本議題即一般所稱的理論，謝國雄（2007）指出雖然田野工作的目的在於回答研究者的原始謎題，但是研究者的理論告白方能使原始謎題產生意義。至於理論告白來自何處？他建議的來源之一乃是浸淫於心儀的大師之中。對照來看，Willis（1997）在*Learning to Labour*中的確開門見山地提出他的原始謎題：為何勞工階級的孩子讓自己從事勞工階級工作，即使明知這類工作報酬微薄、聲望低落、愈來愈欠缺內在的意義？至於理論告白部分，就沒那麼直接了當了。儘管如此，Willis往往被視為新馬克思主義者，而*Learning to Labour*則被視為抗拒理論³的代表（Au & Apple, 2009），但Willis認為若研究者堅信特定思想或急於加入特定學派，那就不需進入田野（Mills & Gibb, 2004; Willis, 2004）。然而這並不表示Willis要摒棄理論，他曾在*Ethnography*的創刊號中發表宣言，⁴指出民族誌是經由理論引導的方法論（Theoretically Informed Methodology for Ethnography, TIME），但是反對固著於特定的理論、學派（Mills & Gibb, 2004），相信TIME的研究能生產讓讀者有aha之感的知識，主張當研究者以植基於田野資料、具有召喚力的民族誌作品打動讀者的經驗、身體與情緒時，就是開啟新的理解與視

³ 黃鴻文（2011）曾為文針對抗拒概念詳加探討。

⁴ 這份宣言最初於2000年刊登於*Ethnography*的創刊號，後來被收錄在本文所引述的出處：*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2(3), 394-402。